

本报北京报道

搭乘艺术档案的时光机，穿梭新中国文艺精品长廊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艺术档案见证新中国艺术繁荣与发展”系列活动在国家大剧院开幕

本次活动遴选出了上千件展品，通过丰富的文字、图片、影像和实物，结合现代科技手段，让我们重温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摇曳生辉的伟大艺术作品。这些珍贵的艺术档案充满了历史感与故事感，在让观众眼界大开之余，更聚合成一幅新中国文艺发展的壮阔图景，照见了70年来中国人的精神旅途与审美变迁。

■本报驻京记者 彭丹

百年留声机、敦煌复原乐器五弦琵琶、《黄河大合唱》乐谱手抄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道具、京剧大师梅兰芳舞台艺术影像……日前，由国家大剧院和北京市档案学会主办，联合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国家话剧院、中国交响乐团等艺术院团和高校协办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艺术档案见证新中国艺术繁荣与发展”系列活动在国家大剧院开幕。这些珍贵的艺术档案充满了历史感与故事感，在让观众眼界大开之余，更聚合成一幅新中国文艺发展的壮阔图景，照见了70年来中国人的精神旅途与审美变迁。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新中国的成立，掀开了我国文艺事业的新篇章；众多艺术机构、院校纷纷成立，一批又一批汲古铸今、反映宏伟历史和现实生活的优秀作品应运而生。本次活动的展览部分分布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的二、三、四层，各参展单位从数以万计的艺术档案中遴选出了上千件展品，通过丰富的文字、图片、影像和实物，结合现代科技手段，让我们重温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摇曳生辉的伟大艺术作品。

纸质文献 最为宝贵的艺术档案

文字一直是人们传情达意最基础的表达方式。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其字形大小、着力轻重以及文字排列组合的不同，都真实地记录着艺术家彼时彼刻的情感变化。故而，手稿就因其实时记忆和不可复制的特点，成为艺术档案中最宝贵的组成部分。走进国家大剧院四层的“手稿展区”，观众能见到郭沫若创作的话剧《屈原》手稿、曹禺话剧《日出》的手稿、京剧《三岔口》剧本手抄本、《黄河大合唱》第一小提琴分谱手抄谱……这些布满删改痕迹的作品再现了艺术诞生背后的灵光乍现、精雕细琢，让人仿佛看到各领域的艺术巨匠们踱步案前、为一名之立而数月踟蹰的身影。

正是靠着苦心孤诣的创作精神，无数力透纸背的作品得以诞生。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七八年间，是中国话剧发展最快的几年，整个戏剧界处在一种蓬勃向上、热情高涨的态势之中。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演出郭沫若、曹禺、老舍、田汉等人的作品而闻名，此次手稿展区的许多话剧原稿便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或中国国家话剧院所贡献，可以一窥前人对戏剧美学和戏剧道德使命的不断探索。展览中展出的《日出》手稿，曹禺在剧中描写了陈白露等人的悲剧命运，启发人们反思畸形社会对人的命运的影响；郭沫若的《屈原》最早上演于抗日战争时期，国仇家恨借古人之口宣出，剧中屈原的愤怒也激起了一场外仇内战的回声。

除了戏剧，音乐中也响彻着时代的风云激荡，记录着社会进步的苍劲脉络。例如，“手稿展区”展出了传世之作《黄河大合唱》的第一小提琴分谱手抄谱——1939年，刚到延安的诗人光未然感慨于当地的雄奇山川和抗日将士的英勇，挥笔写就长篇朗诵诗《黄河吟》，后又在旁人建议下改为洋洋洒洒的400多行歌词。听到歌词朗诵的冼星海当即决心为其谱曲，在位于延安“鲁艺”山坡上的一个小窑洞里，没有乐谱纸的冼星海请妻子帮忙划格子，利用当时所能找到的各种乐



▲1957年沈从文第5次观看话剧《虎符》后的意见信。

▲1953年郭沫若话剧《屈原》手稿。

▲话剧《日出》手稿。均本报记者 彭丹摄 制图：李洁

器——提琴、二胡、三弦、笛子、军号、大鼓等，因陋就简写下这首有着浓郁民族风格、磅礴雄浑的音乐，成为中华民族流传不息的音诗史话。

1940年，冼星海被派往苏联，负责电影《延安与八路军》的作曲配乐并配合电影的后期制作。在莫斯科，冼星海又腾出时间对1939年《黄河大合唱》简谱手稿做了整理、加工和修订，以便让高水平的专业合唱团和大型管弦乐团来演奏。可就在《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进入尾声之时，苏德战争爆发，冼星海辗转流浪到蒙古，1942年，正找机会从新疆口岸回国的他已身染重疾，别无长物，身边只有一把小提琴、一个塞满作品手稿的枕套布袋和一个装生活用品的小皮箱。1945年，冼星海因病情恶化被送去莫斯科抢救，最终在异国去世，年仅40岁。而他随身携带的包括《黄河大合唱》的手稿也流落在苏联，直到一年之后才由中央设法将这些手稿运送回国，珍存至今。

视频展区 动态记录前人身影

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影音记录为艺术档案留存开辟了新的可能，呈现了更为生动直观的舞台记录。除了手稿等纸质文献，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二层北侧，观众能在电视墙上见到国家大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国交响乐团、中央芭蕾舞团、中国国家话剧院等众多参展单位的剧目创作、交流活动、名家传记等影像片段，从黑白影像到彩色画面，从纪录片到电影电视剧，那些充盈可感的细节让人如临其境，如晤真人，是对新中国各文艺领域声色俱全的见证。

在电视墙的靠上角，由中央音乐学院带来的影像资料——纪录片《郭兰英》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片中有一幕剪辑自1956年张骏祥任总导演，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出

品的《春节大联欢》——在这出被称作新中国最早的“春节联欢晚会”里，评剧大师新凤霞、京剧大师梅兰芳、相声大师侯宝林、人民艺术家老舍、巴金等人都留下了宝贵的镜头。郭兰英则在众人簇拥下唱起了歌曲《刘胡兰》里的插曲《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这也是她为数不多的年轻时的动态影像。作为新中国民族声乐的开创者、代表者、传承者，郭兰英的歌跨越了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等一系列历史节点，无论是歌颂祖国波澜壮阔的山河，黄土地上庄妍并集的人生、炽热滚烫的信念，她的作品始终浸透了韧性、希望，不仅成了新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见证，更升华成了整个国家的集体记忆、传唱至今。

除了视频资料外，环绕电视墙的四周展柜还陈列了梅兰芳与唱片公司签署的《玉堂春》录制协议、中国唱片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张密纹唱片《黄河大合唱》封面、用曾侯乙编钟真品演奏的《千古绝唱》唱片封面、收藏家汪世林捐赠的古董级留声机等，这些独具象征意义的实物展品远远超出艺术本身，涉及社会、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为描摹、观察近现代中国社会提供了具体而微的切口。

舞台之外 一窥中外交流盛景

除了艺术作品本身的展示，此次展览还设立了“舞美展区”“海报展区”“手模展区”和“签名照展区”，透过这些舞台之外的艺术或艺术周边品，观众或可以梳理一条时代风貌与审美变迁史，或可以一窥中外艺术交流盛景，近距离感受中外艺术家的个性与风采。

在音乐厅三层南侧的“舞美”展区，各参展单位选取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舞台设计手绘图、舞台设计模型、服装、道具等。其中一方展柜里展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红军步枪道

具与女主角“琼花”的军装——“枪口”处细细的磨痕和略微泛白的蓝色军装道出其悠久的演出历史；1963年，著名作家丁玲之女、时任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前身）编导的蒋祖慧在周总理的一次启发下，决定探索革命题材的舞剧。在时任文化部领导的支持下，中央歌舞剧院专门组建了以蒋祖慧等人为编导、马运洪为舞美设计，著名作曲家吴祖强、杜鸣心为音乐创作以及白淑湘等人为主要演员的创作班子，一行人前往海南体验了一个半月的当地生活，几经构思修改完成了剧本，又吸收京剧中的艺术手法融入西方芭蕾舞中，由此诞生了《红色娘子军》这部民族芭蕾的经典之作；1964年甫一首演，便大获成功，当时不少有着切身遭遇的妇女在观看此剧时都流下了眼泪，之后该剧又几渡重洋，常演不衰。

与舞美作品类似，“海报”不仅仅是服务于电影宣传的附属品，几米见方的空间限制反而激发出独具一格的想象力，不同年代的海报，其创作手法、制作工艺不尽相同，也反映出不同的时代风貌和审美特质。在位于音乐厅四层北侧的“海报展区”，《茶馆》《四世同堂》《李白》等剧目海报，或浓墨重彩，或冲淡闲逸，或如中国国画清静简洁，在耐人寻味的留白中开启观众对故事的想象空间，浓缩了70年来中国原创剧目发展历程；而钢琴家郎朗的签名、世界级指挥家杜达梅尔的手模、法国殿堂级演员朱丽叶·比诺什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生如夏花》时留下的亲笔信——“手模展区”“签名照展区”则映照了艺术家的十足个性与风采，让人有“见字如面”般亲切。

据悉，本次活动将持续至10月10日。展览期间，国家大剧院还将邀请各单位著名艺术家进行多场专题讲座，讲述艺术档案背后的历史故事，畅谈新中国70年的文艺发展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本报北京9月8日专电）

文化惠民“获得感”夯实城市软实力

改善民生、提质增效成为“校验指标”

量、高规格影片的宣发难题，推动宣发工作末端见效。发行班子深入市场各终端体系，找准痛点，抓住关键，形成“工作问题清单”，为党员骨干建立“区域+重点+协同”调研工作机制，让总部和全国驻地发行人联动起来集中运作，推动系统上下联动、同频共振、同向发力，把主题教育学习成果转化为《攀登者》取得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赢的具体实践。

市作家协会结合自身特点，组织优秀中青年作家深入改革开放前沿，从历史维度探寻红色初心，在现实经度刻写使命担当，践行广大文学工作者的初心使命。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统筹旗下所属上海大剧院、上海音乐厅、上海文化广场，协同上海芭蕾舞团、上海民族乐团、上海歌剧院共同打造“剧院开放日”公益品牌，排演各类文艺党课讲座，联系实际又突出特色，以实际工作和主业发展检验主题教育成效。

截至目前，黄浦、徐汇、静安、杨浦等六个中心城区的老建筑开放总量达到1041处，数量是去年的10倍；年内“一部手机游上海”服务将上线……今年底，上海将率先基本建成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建设世界著名旅游城市。

主题教育中，聚焦百姓获得感，围绕充分改善民生、提质增效，各基层单位纷纷瞄准这样的“校验指标”推进工作。中共一大纪念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一大纪念馆接待了3500余批次各级党组织来此瞻仰参观。为满足党员干部对红色文化的多元需求，纪念馆以主题教育为抓手，补齐工作中的弱项与短板，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通过办展览、编讲稿、讲党课，纪念馆不断丰富宣讲形式，为主题教育“备课”，把自身打造成弘扬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

阐释共产党人历史使命的“初心教育大课堂”。在广泛听取群众和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馆里推出10项服务新措施，包括增加定时讲解、增设预约通道、延伸服务阵地、完善便民服务等，进一步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让千千万万观众在党的诞生地感受到光荣、和谐与亲切，有“回家的感觉”。

市文化旅游局将推进主题教育与重点工作充分结合，一方面打造文旅融合发展，推进产业融合及资源开发开放；推进空间融合，聚焦重点区域，培育城市文化发展新空间；围绕精细化、便捷化、国际化推动服务融合，打造城市文化旅游会客厅；迈入长三角，聚焦大产业大民生，推动交流融合。

另一方面，对标“一网通办”建设标准，合力提升市民和市场主体办事的便捷度、体验度。市文化旅游局共有64个行政审批事项，涵盖文化、旅游、广电、文物四个领域。7月，市文化旅游局成为一网通办“双减半”首批试点单位，实现所有审批事项的承诺时限在法定时限基础上平均减少53%。提交材料在原有基础上平均减少55.8%，提前近两个月完成“双减半”落地。

（上接第一版）

随着市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中心图书馆建设逐渐暴露出创新意识不足、技术更新滞后、细节管理缺失、联动机制僵化等问题。主题教育中，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在把握分析透彻的基础上，从理念、机制、模式等角度启动整改——强化馆长（所长）例会平台作用，制定各区图书馆整体馆藏策略，科学评估区域人均图书拥有量指标，合理开展老旧工作，加快新书上架频次；强化上架、理架等制度性规范及要求；协调部分区级成员馆开展图书盘点工作试点，准确把握馆藏建设情况；督促各区级总馆加强对合作第三方的责任要求，解决馆藏加工中的各类问题，让中心图书馆的服务质量、服务标准、服务要求一以贯之，让市民触手可及。

主题教育期间，正逢上影发行公司面临全面打响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影片《攀登者》宣传发行攻坚战的重要关口。针对宣发工作中存在的诸多短板和业务认知盲区，公司提高站位，以主题教育为契机，将“改”字贯穿始终，破解大体

（上接第一版）

1958年，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科研人员提出要“合成一个蛋白质”。而就在三年前的1955年，英国《自然》杂志曾预言：“合成胰岛素将是遥远的事情。”

人工合成一个“活”的蛋白质究竟有多难？上世纪50年代，我国唯一合成过的简单氨基酸只有谷氨酸钠，即味精。合成一个蛋白质，需要将数以万计的氨基酸准确无误地通过200多步化学反应合成到一起并成功结晶，最终还要确保它具有生物活性。有人估测，仅是合成所用的化学溶剂，就足以灌满一个标准游泳池。

经过科研人员团结协作、努力奋战，合成胰岛素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向前推进。1965年9月17日清晨，科学家终于在试管中看到了结晶的闪光！

继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之后，上海科学家联合全国科研同行经过多年努力，于1981年首次人工合成化学结构与天然分子完全相同的、具有生物活性的核酸大分子——由76个核苷酸组成的整合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标志着中国在该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进入新世纪，科学家又从“生命分子的合成”向“合成生命”进发。去年，上海科学家“合成单染色体酵母”相关论文登上英国《自然》杂志，再次取得人工生命合成领域的重大突破。

从“合成一个蛋白质”到“合成生命”

锐气：冲锋在前，急国家所急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处处都需要科学技术的救急解难。在那个疫病横行、缺医少药的年代，利用自身在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基础为国家排忧解难，成了上海科学家心头最大的期盼。

1953年，由天然有机化学家、药物学家和微生物学家等组成的“上海市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上海科学家冲锋在前，对当时急需而又处于生产“空白”的青霉素、链霉素、金霉素等抗生素，会同工业部门，从菌种筛选、发酵工艺、化学提取等方面协作攻关。很快，这几种抗生素就投入了生产，为我国抗生素工业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仅35岁，1957年提高到57岁，抗生素工业的迅速建立无疑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围绕国家人口健康的重大需求，上海在新药研发上不断创新，以“做老百姓吃得起的好药”为己任。1987年，由上海科研人员自主研发的抗癌药物蒿甲醚，成为我国第一个获得国际承认的自主研发新药。直到现在，青蒿素研究的“接力棒”

仍在传递。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正着手将青蒿素从种植到药物生产的全套技术向非洲转移，让抗癌药物更接近需要它的人们。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以仿制药物为主，到此后一个阶段的模仿创新，进入新世纪的上海新药研发正逐步走向真正的原始创新——发现疾病发生发展机制，开辟新的药物研发领域和研发模式。大约20年前，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欧美玉团队开始了抗阿尔茨海默病药物GV-971的研发历程，如今，这一即将走向终点的上海原创新药不仅有有望改写老年痴呆患者无药可治的现状，还预示着我国在糖类药物研发的关键技术体系和研发模式上走到了世界前列，有望走出一条中国新药创制的“糖之路”。

位于浦东的张江药谷，经过20余年发展，已发展成可覆盖新药研发各环节的新药研发平台。作为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领域之一，生物医药产业去年实现经济总量3433.88亿元，增长4.49%，其中制造业增速高达9.8%。

朝气：潜心原创，从点上突破到系统研究

基础研究往往需要几代人的积累，它是技术创新的后盾，

也是产业发展的基石。

回首70年不懈奋斗，从世界上第一只“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到世界上首批体细胞克隆猴的诞生；从猕猴学习记忆研究，到脑与类脑智能的发展；从参与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到发起人类表型组国际大科学计划，上海科学家对于“世界第一”的追求，逐步从点上突破，走向建立独树一帜的系统性研究。

2018年初，世界首批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华华”诞生。仅过了一年，依托体细胞克隆技术培育出的昼夜节律紊乱疾病模型猴已向世。与此同时，位于松江区的G60脑智科创基地也已启动建设，未来将形成一个集非人灵长类模式动物培育、脑科学与脑疾病研究、类脑智能研究等于一体的世界级研究中心，成为全球生物医药“灵长类时代”的标杆。

原创！原创！还是原创！在上海科技奖励评选中，几乎每年都可以看到“十年磨一剑”甚至“二十年磨一剑”的项目；在上海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中，越来越多的导师鼓励年轻学子放下对前途的顾虑，挑战世界级难题，在原始创新上发力。同时，科技政策也正在向给予原创性科研长期稳定支持的方向努力。

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迈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新征程上，上海生命科学将为提升上海创新策源能力，贡献更多原创动力。